

社121
673
部五:50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七十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四

經書

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
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
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
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
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

用藏其家書於屋壁

顏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襄

語於夫子舊堂中而漢記尹敏傳漢室龍興開設

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

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

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卷注云伏生

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為秦博士以秦時禁

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

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

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

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

故鼂錯往受之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

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

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

屬讀而已陸氏曰二十餘篇即馬鄭所注二十九

篇是也孔穎達曰泰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

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云二

十九篇也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

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與此

序不同蓋傳聞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復不同者伏

生本但有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

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

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

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泰誓

一篇故為二十九篇耳其泰誓甚

偽之說詳見本篇此未暇論也

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

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

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

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

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陸氏曰恭王漢景帝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科斗蟲名蝦蟇子書形似之為隸古定謂用隸書以易古文吳氏曰伏生傳於既耄之時而安國為隸古文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為二體乎其亦難言矣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

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也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又百篇之序自為一篇共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為四十九卷者孔疏以為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同序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只四卷又大禹臯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六篇只二卷外四十四篇各有序凡四卷通共序者六卷故為四十六卷也其餘錯亂摩滅者汨作九共九篇橐籥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祖后沃丁咸又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承詔為五十四篇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今亡

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

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詳此章雖說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爲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爲孔子所作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隋經籍志曰漢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子建別爲小

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

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
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有有古文尚書經文今
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
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
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
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航頭
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
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
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
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

者故附尚書之末

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
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僞作
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
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
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爲十六卷蓋亦略
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
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爲三十四篇十
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
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元之徒皆不見

真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

漢書所引泰誓云誣神者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卽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異同者疑伏生口傳而鼂錯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必張霸所僞作者也

九峯蔡氏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

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詁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摩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見

石林葉氏曰書五十八篇出於伏生者初二十三篇出於魯恭王所壞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

篇伏生書後傳歐陽歙魯恭王壁中書孔安國爲之傳漢興諸儒傳經次第各有從來伏生當文帝時年已老口授鼃錯頗雜齊魯言或不能盡辨也經專門每輒數家惟書傳一氏安國無所授獨以隸古易科斗自以其意爲訓解不及列於學官故自漢訖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所謂二十六篇者雖當時大儒楊雄杜預之徒皆不及見劉向以魯恭王書校伏生本酒誥亡簡一召誥亡簡二字之不同者尤多書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一體其授受異同復

若此然大抵簡質淵慤不可遽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傳說之辭則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後世以爲聖賢不可及者也其君臣相與往來告戒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則伯禽君陳君牙下至於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爲也視前爲有間矣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過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於吾道焉爾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

金滕作於周公沒後何可盡據其流爲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爲博考經傳採摭羣言其所發明信爲有功然余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間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疑亦未能盡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其謬妄有如此者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爲田觀寧王以庶言同則亡繹字其乖悞有如此

宋者微孔氏則何所取正余於是知求六經殘缺之餘於千載淆亂之後豈不甚難而不可忽哉

宋先公曰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傳聞其國居大海土壤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鏘澀短刀何足云詳此詩似謂徐福以諸生帶經典入海外其書乃始流傳於彼也然則秦人一燼之烈使中國家傳人誦之書皆放逸而徐福區區抱編簡以往能使

先王大典獨存夷貊可歎也亦可疑也然今世經書往往有外國本云

漢志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

入劉向稽疑一篇師古曰此凡言入者謂七畧

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與此同

隋志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

通計亡書合四十一部共二百九十六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三部三百六卷

王元感以下不注錄四家二十卷

宋三朝志十一部一百一卷

宋兩朝志二部一十三卷

宋四朝志二十二部一百三十卷

宋中興志四十一家五十一部七百一十六卷

尚書大傳三卷

崇文總目漢濟南伏勝撰後漢大司農鄭元註伏生本秦博士以章句授諸儒故博引異言授援經而申證云

鼂氏曰勝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

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

能無失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

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

劉向校書得而上之

陳氏曰凡八十有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

雜記所聞然亦未必當時本書也印板初闕合更
求完善本

牟長章句

本傳長習歐陽尚書建武時爲博士遷河南太守
註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不
周防尚書雜記

本傳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建武時
以明經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
十萬言後仕至陳留太守
孔安國尚書註十三卷

鼂氏曰安國古文尚書至晉齊間始顯

詳見
總論

唐孝

明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又頗改其辭如舊無頗

今改無陂之類是也按安國既定古文會有巫蠱

事不復以聞藏於私家而已是以鄭康成註禮記

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氏趙岐註孟子遇引今尚

書所有之文皆曰逸書蓋未嘗見古文故也然嘗

以禮記較說命孟子較泰誓大義雖不遠而文不

盡同意者安國以隸古定時失之耳

陳氏曰考之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第第

相承以及塗暉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

元作傳註解而達父徽實受書於塗暉遠傳父業
雖曰遠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
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註
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諸篇皆曰逸書
其援泰誓則云今泰誓無此文蓋伏生書亡泰誓
泰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時河
內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鳥之祥實僞書也然則
馬鄭所解豈真古文哉故孔穎達謂賈馬輩惟傳
孔學三十三篇卽伏生書也亦未得爲孔學矣穎
達又云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於亂其紀綱

以爲太康時皇甫謐得古文尙書於外弟梁柳作
帝王世紀往往載之蓋自太保鄭冲授蘇愉愉授
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賾爲豫章內史奏上其
書時已亡舜典一篇至齊明帝時有姚方興者得
於大航頭而獻之隋開皇中搜索遺典始得其篇
夫以孔註歷漢末無傳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
官而散在民間故邪然終有可疑者
石林葉氏曰今孔氏尙書本所謂古文尙書出魯
恭王毀孔子宅所得也孔安國爲之傳會巫蠱事
作不得列於學官故漢儒雖揚雄之徒多未之見

西漢所傳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已揚雄法言稱酒誥之篇俄亡矣藝文志所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誥脫簡二者也惟太史公嘗從安國授書故班固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史說所引書及叙皆與孔氏本合其餘諸儒所引字與訓誥或不同者皆出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氏傳所引者杜預輒註爲逸書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

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與廉舉孝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云云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註釋至於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爲證今之泰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今不復可考

朱子語錄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

等做出來蓋因說書云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
比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省事漢儒訓釋文字多
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
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
一字訛舛理會不得如此可疑也兼小序皆可疑
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爲治之次序至讓於舜方
止今却說是讓於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
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難是爲要受讓時作也至
後諸篇皆然况他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他今大
序格致極輕却疑是晉宋間文章况孔書是東晉

崇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孔穎達尚書正義二十卷

鼂氏曰穎達因梁費昶疏廣之唐儒學傳稱穎達
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經義訓百餘
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
其中不能無謬冗馬嘉運駁正其失永徽中于志
寧張行成高季輔就加增損始布天下藝文志云
穎達與李子雲王德韶等撰朱長才蘇德庸隋德
素王士雄趙弘智審覆長孫無忌李勣等二十四
人刊定唐史志傳記事多參差此爲尤甚所記撰

著人姓氏穎達往往不同
陳氏曰其序云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
刻之古文安國所注寢而不用及魏晉稍興故馬
鄭諸儒莫覩其學江左學咸悉祖焉隋初始流河
朔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文義皆淺畧
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穿鑿煩雜炫就而刪
焉雖復微稍省要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畧辭又過
華未爲得也

陸德明尙書釋文二卷

崇文總目皇朝太子中舍陳鄂奉詔刊定始開寶中

詔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尙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
異令鄂刪定其文改從穎書蓋今文自曉者多故音
切彌省

陳氏曰德明言伏生二十餘篇卽馬鄭所注是也
可證馬鄭非見古文又言梅賾所上亡舜典一篇
以王肅註頗類孔氏故取王註從慎徽五典以下
爲舜典以續孔傳又言若稽古至重華協於帝十
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或此下更有濬
哲文明至乃命以位總二十八字

石經尙書十三卷

乾隆十二年校刊

經籍四

鼂氏曰偽蜀周德真書經文有祥字皆闕其畫亦
闕民字之類蓋孟氏未叛唐時所刊也以監本校
之禹貢雲土夢作乂倒土夢字盤庚若網在綱皆
作綱字按沈括筆談云雲土夢作乂太宗時得古
本因改正以綱爲網未知孰是

古文尙書十三卷

鼂氏曰漢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蓋以
隸寫籀故謂之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
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
存其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

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
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
者考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

夾漈鄭氏曰按易詩書春秋皆有古文自漢以來
盡易以今文惟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
之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尙書古文
之學鄭元爲之注亦不廢古文使天下後學於此
一書而得古意不幸遭明皇更以今文其不合開
元文字者謂之野書然易以今文雖失古意但參
之古書於理無碍亦足矣明皇之時去隸書旣遠

不通變古之義所用今文違於古義尤多臣於是
考今書之文無妨於義者從今有妨於義者從古
庶古今文義兩不相違曰書考迨武成而未及終
編又有書辨訛七卷皆可見矣

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
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注言元宗詔
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
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
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間通行
至唐則久變而爲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乎蓋

安國所得孔壁之書雖爲之傳而未得立於學官
東京而後雖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間方顯往
往人猶以僻書奧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
者皆古物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改以從
俗字猶今士大夫蓄書之家有奇異之書世所罕
見者必是舊本且多古字是也噫百篇之書遭秦
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間此二十五
篇者書雖傳而字復不諧於俗傳於漢者爲科斗
書傳於唐者爲隸書皆當時之人所罕習者蓋出
自孔壁之後又復晦昧數百年而學者始得以家

傳人誦也

尚書廣疏

崇文總目偽蜀馮繼先撰以穎達正義為本小加己意

尚書斷章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按其書略序衆篇大旨尚書集解十四卷

鼂氏曰皇朝顧臨蔣之奇姚闢孔武仲劉敞王會之周範蘇子才朱正夫吳牧所撰後人集之為一編然非全書也

胡翼之洪範解一卷

鼂氏曰胡瑗翼之撰皆其門人所錄無銓次首尾張晦之洪範解一卷

鼂氏曰皇朝張景晦之撰景當景祐三年為房州參軍著論七篇

楊元素書九意一卷

鼂氏曰皇朝楊繪元素撰其序云詩書春秋同出於史而仲尼或刪或修莫不有筆法焉詩春秋先

儒皆言之書獨無其法邪故作斷堯虞書夏書禪讓稽古商書周書費誓泰誓意九篇

蘇明允洪範論圖一卷

鼂氏曰三論皆援經繫傳斥未以歸本三圖一以指歆向之謬一以形其意或云非洵作而春林大孫莘老書解十三卷

鼂氏曰覺仕元祐謂康王以喪服見諸侯爲非禮蘇氏之說本此

新經尚書十三卷

鼂氏曰王雱元澤撰熙寧時頒是書於學官用以取士或少違異輒不中程由是獨行於世六十年而天下學者喜攻其短自開黨禁世人罕稱焉

陳氏曰其父安石序之曰熙寧三年臣安石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進八年下其說太學頒焉雱蓋述其父之學王氏三經義此其一也熙寧六年命知制誥呂惠卿充修撰經義以安石提舉修定又以安石子雱惠卿弟升卿爲修撰官八年安石復入相新傳乃成雱蓋主是經者也王氏學獨行於世者六十年科舉之士熟於此乃合程度前輩謂如脫鑿然按其形模而出之爾士習膠固更喪亂乃已

朱子語錄曰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

強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却有如此處後來人解書却須要盡解 王說傷於鑿然其善亦有不可掩處

王氏洪範傳一卷

鼂氏曰王介甫撰以劉向董仲舒伏生明災異爲蔽而思別著此傳以庶徵所謂若者不當訓順當訓如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暘寒燠風而已大意謂天人不相干雖有變異不足畏也

東坡書傳十三卷

鼂氏曰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駁異其說爲多

陳氏曰其於允征以爲義和貳於羿而忠於夏於康王之誥以釋衰服冕爲非禮曰予於書見聖人

之所不取而猶存者有二可謂卓然獨見於千載之後者又言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初無憤恥哀痛之語平王當傾覆禍敗之極其書與平康之世無異有以知周德之衰而東周之不復興也嗚呼其論偉矣

朱子語錄或問諸家書解誰最好莫是東坡曰然又問但若失之太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 東

坡書解却好他看得文勢好只前收後續書東
書義辨疑一卷

鼂氏曰楊時中立撰其書專攻王雱之失

古三墳書一卷

鼂氏曰張天覺言得之於比陽民家墳皆古文而
傳乃隸書所謂三墳者山氣形也七畧隋志皆無
之世以爲天覺僞撰

陳氏曰元豐中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
舍其辭詭誕不經蓋僞書也三墳之名惟見於左
氏右尹子革之言蓋自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

前乎唐虞無徵不信不復采取於時固已影響不

存去之二千載而其書忽出何可信也况皇謂之

墳帝謂之典皆古史也不當如毛所錄其僞明甚

人之好奇有如此其僻者鼂公武云張商英僞撰

以比李筌陰符經中故出於商州北園之北

石林葉氏曰古三墳書爲古文奇險不可識了不

知其爲何語其妄可知也

夾漈鄭氏曰三皇太古書亦謂之三墳一曰山墳

二曰氣墳三曰形墳天皇伏羲氏本山墳而作易

曰連山人皇神農氏本氣墳而作易曰歸藏地皇

黃帝氏本形墳而作易曰坤乾雖不畫卦而其名
皆曰卦爻大象連山之象有八曰君臣民物陰
陽兵象而統以山歸藏之象有八曰歸藏生動
長育止殺而統以氣坤乾之象有八曰天地日
月山川雲氣而統以形皆八而八之爲六十四其
書漢魏不傳至元豐中始出於唐州比陽之民家
世疑僞書然其文古越辭質而野其錯綜有經緯
恐非後人之能爲也如緯書猶見取於前世況此
乎且歸藏至晉始出連山至唐始出則三墳始出
於近代亦不爲異事也

按夫子所定之書其亡於秦火而漢世所不復見
者蓋杳不知其爲何語矣况三墳已見削於夫子
而謂其書忽出於元豐間其爲謬妄可知夾漈好
奇而尊信之過矣又况詳孔安國書序所言則墳
典書也蓋百篇之類也八索易也蓋彖象文言之
類也今所謂三墳者曰山墳氣墳形墳而以爲連
山歸藏坤乾之所由作而又各有所謂大象六十
四卦則亦是易書而與百篇之義不類矣豈得與
五典並稱乎

顏吳范司馬無逸說命解三卷

乾隆十二年校刊

經籍四

三

趙氏曰皇朝吳安時范祖禹司馬康元祐中侍講
筵顏復說書崇政殿日所進講說也

伊川書說一卷

鼂氏曰伊川之門人記其師所談四十餘篇

洪範會傳一卷

鼂氏曰皇朝孫諤撰諤元祐中博士其說多本先

儒頗攻王氏之失

二典義一卷

陳氏曰陸佃農師撰佃為王氏學長於考訂夫于

石林書傳十卷

陳氏曰葉夢得少蘊撰少蘊博極羣書強記絕人

中書與春秋之學視諸儒最為精耳

刺中興藝文傳日其為書頗採諸家之說而折衷其是

非

石林自序日自世尚經術博士業書者十常三四

然第守一說莫能自致其思余竊悲之因叅總數

家推原帝王之治論其世察其人以質其所言更

相研究折衷其是非頗自紀輯為書二十卷十二

萬有餘言

書裨傳十三卷

乾隆十二年校刊

經籍四

書陳氏曰太常丞吳棫才老撰首卷舉要曰總說曰
書序曰君辯曰臣辯曰考異曰詰訓曰差牙曰孔
傳凡八篇考據詳博
書辯訛七卷

陳氏曰樞密院編修官鄭樵漁仲撰其目曰糾謬
四闕疑一復古二樵以遺逸召用博物洽聞然頗
其迂僻

陳博士書解三十卷
中興藝文志紹興時太學始建陳鵬飛為博士發明
理學為陳博士書解

陳氏曰秦檜子熺嘗從之遊在禮部時熺為侍郎
文書不應令鵬飛輒批還之熺寢不平鵬飛說書
崇政殿因論春秋母以子貴言公羊說非是檜怒
謫惠州以沒今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序於文侯
之命其言驪山之禍申侯啓之平王感申侯之立
己而不知其德之不足以償怨鄭桓公友死於難
而武公復娶於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恥難矣
詩大嗚呼其得罪於檜者豈一端而已哉

無垢尚書詳說五十卷

陳氏曰張九成子韶撰無垢諸經解大抵援引詳

博文意瀾翻似乎少簡嚴而務欲開廣後學之見
無使聞使不墮於淺狹故讀其書者亦往往有得焉

程大昌書譜二十卷

陳氏曰本以解經而不盡解有所發明則篇爲一
論而不收其書之不以爲書也

程大昌禹貢論圖共四卷

陳氏曰凡論五十三篇後論八篇圖三十一其於
江河淮漢濟黑弱水七大川以爲舊傳失實皆辯
證之淳熙四年上進宇宙廣矣上下數千載幅員
數萬里身不親歷耳目不親聞見而欲決於一心

定於一說烏保其皆無牴牾然要爲卓然不詭隨
傳注者也

東萊書說十卷

大愚叟書後曰尚書說自秦誓至洛誥凡十八篇
伯氏太史已亥之冬口授諸生而筆之冊者也惟
念伯氏退休里中之日居多以詩書禮樂訓授學
者俾其有以自得乎此初未嘗喜爲書也然聽之
有淺深記之有工拙傳習旣廣而漫不可收拾伯
氏蓋深病之一日客有來告者曰記錄之易差固
也各述其所聞而復有詳畧得失之異則其差爲

甚矣非有以審其是學者何從而信之於是然其
言取尚書置几間而爲之說先之秦誓費誓者欲
自其流而上沂於唐虞之際也辭旨所發不能不
敷暢詳至者欲學者易於覽習而有以舍其舊也
訖於洛誥而遂以絕筆者以夫精義無窮今姑欲
以是而廢夫世之所筆錄蓋非所以言夫經也未
再歲伯氏下世整次讀詩記猶未終篇書及三禮
東萊皆未及次第考論而書則猶口授而非傳聞南康
史君曾侯取而刊之學官書來求紀其本末義不
辭也因書其所知以附於卷末要爲卓然不謂訓

陳氏曰今世有別本全書者其門人續成之非東
萊本書也
朱子語錄曰呂伯恭解書自洛誥始某問之曰有
解不去處否曰也無及數日後謂某曰書也是難
說今只是強解將去爾要之伯恭却是傷於巧

晦庵書說七卷

陳氏曰晦庵門人黃士毅集其師說之遺以爲此
書晦庵於書一經獨無訓傳每以爲錯簡脫文處
多不可強通今惟二典禹謨召誥洛誥金縢有解
書古及九江彭蠡皇極有辯其他皆文集語錄中摘出

書古經及序共五卷

陳氏曰晦庵所錄分經與序仍為五十九篇以存

古也

蔡九峯書集傳

自序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沉作書傳明年先

生沒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

言哉沉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

通乃敢折衷微辭奧旨乃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

蓋嘗是正手澤尚新

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其間亦有經承先生口授指畫而

未及盡改者今悉更定見本篇

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

不復識別云

尚書講義三十卷

陳氏曰參政張綱彥正撰綱政和時及第仕三朝

歷蔡京王黼秦檜三權臣乃不為屈紹興未預政

此書為學官時所作

林少穎拙齋書集解五十八卷

陳氏曰少穎從呂紫微本中居仁學而太史呂祖

謙則其門人也其自序謂初著之時每日誦正經

自首至尾一遍雖有他務不輟平心定氣博採諸

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

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
朱子語錄曰林書儘有好處但自洛誥以後非其所解
黃度文叔書說七卷
陳氏曰度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制闈江淮著述不輟時得新意往往晨夜叩書塾為朋友道之
袁燮潔齋家塾書鈔十卷
陳氏曰其子喬崇謙錄其家庭所聞至君奭而止
袁氏家塾讀書記二十三卷

陳氏曰題四明袁覺集未詳何人大畧倣呂氏讀

文淵詩記集諸說或述己意於後當是潔齋之族
尚書精義六十卷

陳氏曰三山黃倫彝卿編次或書坊所託

梅教授書集解

陳氏曰其書三冊不分卷不著名未詳何人

柯山書解十六卷

陳氏曰柯山夏侯元肅撰集二孔王蘇陳林程頤張九成及諸儒之說便於舉子

書少傳十八卷

陳氏曰新安王炎晦叔撰

乾隆十二年校刊

經籍四

三

南塘書說三卷

書少陳氏曰趙汝談撰疑古文非真者五條朱文公嘗疑之而未若此之決也然於伏生所傳諸篇亦多所掎擊觚排則似過甚

歐陽文忠公集卷十六卷

歐陽文忠公集卷十六卷

歐陽文忠公集卷十六卷

歐陽文忠公集卷十六卷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七十七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七十八

鄒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五

經詩

漢藝文志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

言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缺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歐陽氏曰遷說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又曰刪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唐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綱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惡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大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爲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詁

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

漢書

師古注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已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

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爲

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

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

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衆

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

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

至今獨立又有業詩宋奉朝請業遵所註立義多異
世所不行
備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
子曰豈惟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爲盛至後漢而
左氏始立而後之盛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之學五
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爲後出而今之言禮
者惟小戴爲衆所宗此無他六經始出諸儒講習
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僞之說可入
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諸儒議論既
精而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爲

證而學者遂得卽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
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
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旣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
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
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
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
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
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
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
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

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亡則書之真偽未可知也東萊呂氏曰魯齊韓毛詩讀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得其真也

詩序

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後漢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

石林葉氏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爲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爲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

之則雖宏有餘矣且誦宏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
爲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
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
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
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
歎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
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
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
於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
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

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吉者長民衣服不貳從
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
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
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
覆矣又曰衛懿公爲狄人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
賓尸矣又曰靈星之詩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善
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
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
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以時
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

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
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卽
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氏文章未有
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
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論曰詩善
又曰世以詩序爲孔子作初無據口耳之傳也惟
隋經籍志以爲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
潤益之今定爲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
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大抵古書未
有無序者皆繫之於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

序孔安國以爲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
易有序卦彖象爻辭王輔嗣遷之逐卦之中至太
史公自序揚子雲法言皆其遺法况詩皆記其先
王之政與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全篇莫知所
主意者孔子雖聖人人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於數
百載之下猶之春秋必約魯史而後可爲鄭忽與
晉文公出入晉鄭不以告魯史所不得書則孔子
不能強筆而削之也而謂衛宏能之可乎所謂衛
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者范曄之言爾據史毛公
趙人與河間王同時三傳而爲徐敖初無謝曼卿

者獨東漢賈逵傳言父徽學毛詩於謝曼卿至顯宗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蓋漢自中興後毛詩始見鄭康成與衛宏畧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之言爲孔子者此理尤甚明吾謂古者凡有是詩則有是序如今之題目者故太師陳之則可以觀風俗道人采之則可以知訓戒學者誦之則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其藏在有司孔子刪詩旣取其辭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爲之則於理爲近矣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

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况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

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註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旣頗采以附

傳中而復併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又論邨栢舟序曰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氏則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爲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爲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爲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爲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爲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王某公之時不

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諡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恥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栢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項公之時則其故爲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諡亦無甚惡者獨項公有賂王請命之

事其諡又爲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諡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銜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啟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時偶無賢君美諡則雖有辭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是使讀書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已

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對其上者所在而成羣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辯又論桑中序曰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爲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畧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爲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質責然後爲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爲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也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

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之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况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慙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爲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邪以是爲刺不唯無益殆又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

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辭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

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爲邾之法又豈不爲陽守而陰叛之邪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邪曰大序指栢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爲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爲人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皆可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

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邪曰荀卿之言固爲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爲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音也邪亦曰大序詩序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

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贅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贅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畧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

果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之篇辨析尤至以爲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爲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育子爲后妃之美

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爲何事而慨歎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三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

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鴉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敘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卽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辭也出於敘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

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玩索詩辭別自爲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而使正經爲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

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墀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芣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蘼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

文公謂序者之

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刺其君愚亦謂文公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淫謔如靜女木瓜以下諸篇是也文公又以爲序者之意必以爲詩無一篇不爲刺時君國政而作輕浮險薄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愚謂古者庶人謗商旅議亦王政之所許况變風變雅之世實無可美者而禮義消亡淫風大行亦不可謂非其君之過縱使譏訕之辭太過如狡童諸篇之刺忽亦不害其爲愛君愛國不能自己之意今必欲使其避諷訕之名而自處於淫謔之地則夫身爲淫亂而復自作詩以贊之正孟子所謂無羞惡之心者不可以人爲類目之其罪浮於訕上矣反得爲溫柔敦厚乎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

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爲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

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爲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夫後之詞人墨客跌蕩於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源輩作爲樂府備狹邪妖冶之趣其詞采非不艷麗可喜也而醇儒莊士深斥之口不道其詞家不蓄其書懼其爲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錄之於經又煩儒先爲之訓釋使後學誦其文推其義則通書西銘必與小山詞選之屬兼看並讀而後可以爲學也

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慙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邪愚又以爲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况淫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與之語者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慙且諱者未聞其揚言於人曰我能姦我善淫也且夫人之爲惡也禁之使不得爲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爲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爲閔惜

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汝安則爲之夫豈真以居喪食稻衣錦爲是乎萬石君謂子慶曰內史貴人坐車中自如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爲是乎而二人旣聞是言也卒爲之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譙讓者蓋以非爲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或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面命也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予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

後知序說之不繆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噫聖賢之慮遠矣夫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際不能無怨懟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爲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爲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爲正風之

首然其所反覆詠歎者不過情慾燕私之事耳漢
儒嘗以關雎為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
辭害意之過也而况邶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曠之
悲遇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
辭哀習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泆
志而况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泆流蕩之行乎
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為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
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
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
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

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
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
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

刪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

說則雖詩辭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之刺
奔溱洧之刺亂之類是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
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如不以木瓜為美齊桓公
不以采芣為懼讒不以遵大路風雨為思君子不
以褰裳為思見正不以子衿為刺學校廢不以揚
之水為閑無臣而俱指為淫奔詐浪要約贈答之
辭是也且此諸篇者雖疑其辭之欠莊重或又曰
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者乎

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
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

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
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
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今乃欲
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
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
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
爲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
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
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
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

之指歸而知其得於情性之正耳至於被之絃歌
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
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
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
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
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
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
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
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
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

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
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
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
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
子齋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
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
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
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
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
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

然可見者先儒疵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邪
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
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况
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爲孔子或以
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然鄭氏謂毛
公始以寘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
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
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宜因其一
語之贅疣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
而爲之訓釋也姑以近代詞人之作譬之如所謂

皇帝二載初閏八月初吉如所謂吾聞京城南茲
惟羣山圍則辭意明白無俟序說者也放翁之詩
曰城上危樓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池下
春波綠曾逐孤鴻照影來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
老柳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踪一悵然
其題曰沈園而已誠齋之詩曰飽喜饑嗔笑殺儂
鳳凰未必勝徂公雖逃暮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
實中其題曰無題而已是三詩者不言所謂人莫
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劉後村詩話釋之曰放翁
幼婚某氏頗倦於學嚴君督過之竟至此離某氏

別適某官于日通家於沈園日成而已晚年游園
感而賦之誠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
祠有感而賦以爲雖脫吏責尚縻閑廩不若相忘
於物外也然後三詩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說卽三
詩之序也後村之於楊陸二公相去不百年得於
長老之所誦說口耳之所習聞筆之簡冊可以質
諸二公而不繆也倘後乎此千百載說者必欲外
後村之意而別爲之說則雖其體認之精辨析之
巧亦終於臆說而已有引支公之於詩序於其見
於經傳信而有證者則從之如碩人載馳清人鴟

鴟之類是也其可疑者則未嘗盡斷以臆說而固
有引他書以證其謬者矣曰是則然矣然愚之所
以不能不疑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
指摘似亦未能盡出於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
關雎韓詩以爲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爲
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
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
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
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
乎邶栢舟毛序以爲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爲婦

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爲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
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
悄悄慍於羣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慍
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
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
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爲未當此類是也夫
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序之例而
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諷詠之意則詩序之不
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爲異論哉

或曰夫子何以刪詩昔太史公曰古詩本三千餘

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
孔氏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
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所言未可信也朱
文公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
存其實以爲鑒戒耳之三說者何所折衷愚曰若
如文公之說則詩元未嘗刪矣今何以有諸逸詩
乎蓋文公每捨序以言詩則變風諸篇祇見其理
短而詞哇愚於前篇已論之矣但以經傳所引逸
詩考之則其辭明而理正蓋未見其劣於三百五
篇也而何以刪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詆其君以頑

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
所刺之地殆幾不可訓矣而何以錄之蓋嘗深味
聖人之言而得聖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夫子之
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
也又曰多聞闕疑異時嘗舉史缺文之語而歎世
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正前史之
缺誤然則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詩之見錄者必
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考者也其軼而不錄
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考而不欲臆說者
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爲衛宏毛公所作

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
毛衛諸公而傳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巳有之矣
鴟鴞之序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左
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
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
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篇亦不見鄭伯惡
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爲何語矣蓋嘗
妄爲之說曰作詩之人可考其意可尋則夫子錄
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尋
則夫子刪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

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采芣鶴
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
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
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
流泐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
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
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
挺我心局局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之類是也然
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
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

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俛俛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蓋自其必以爲出於衛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臆說視之於是以特立之已見與之較短量長於辭語工拙之間則祇見其齟齬而不合疎繆而無當耳夫使序詩之意果不出於作詩之初而皆爲後人臆度之說則比興諷詠之詞其所爲微婉幽深者殆類東方朔聲磬尻高之隱語蔡邕黃絹

幼婦之瘦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爲猜料之工拙恐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諸小序之說固有舛馳鄙淺而不可解者盡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並存則其舛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淺則序所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翫也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肯雜取諸逸詩之可傳者與三百五篇之有序者並行而後之君子乃欲盡廢序以言詩此愚所以未敢深以爲然故復摭述而

不作多聞闕疑之言以明孔子刪詩之意且見古
序之尤不可廢也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七十八

鄱陽其馬端臨貴臨與幹著

經籍考六

經詩

漢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隋志二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

通計亡書合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卷

失姓名三家許叔才以下

不著錄三家三十二卷

宋三朝志十三部六百四十四卷

宋兩朝志一部一卷三百二十八卷

乾隆十二年校刊

經籍六

宋四朝志二十一部三百二十八卷

宋中興志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十一卷

韓嬰詩外傳共十卷

本傳嬰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
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
之意也卷四百一十六卷
鼂氏曰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
十篇其及經蓋寡而遺說往往見於他書如逶迤
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此書稱外傳雖非其
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容齋洪氏隨筆曰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
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歷中將作監
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於杭其末又題云蒙
文相公改章三千餘字予家有其書百卷第二章
載孔子南游適楚見處子佩璵而浣乃令子貢以
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漢廣游女之章其謬戾甚
矣他亦無足言

陳氏曰今所存惟外傳而卷多於舊舊六卷今十卷蓋多

雜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三百七十一 經籍六

二

鼂氏曰毛公詩世謂其解經最密其序蕭統以爲
卜子夏所作韓愈嘗以三事疑其非蓋本於東漢
儒林傳及隋志所言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韓
詩序芣苢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
自製毛詩猶韓詩也不應不同若是况文意繁雜
其非出一人手明甚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
歟

陳氏曰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
稱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據鄭譜云魯人大毛公
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

爲博士則未知萇者大毛公歟小毛公歟鄭氏曰
箋者按正義云鄭於諸經皆謂之註獨此言箋者
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遵毛學表明毛言記識其
事稱爲箋又按後漢傳注引張華博物志鄭注
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會爲北海相鄭是
郡人故以爲敬雖未必由此然漢魏間達士之辭
皆謂之箋則其爲敬明矣其間與毛異義者甚多
大王肅蓋嘗述毛非鄭云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

崇文總目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撰世或以璣

爲機非也機自爲晉人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爲正然
手書但附詩釋義窘於采獲似非通儒所爲者將後世
失傳不得其真歟

陳氏曰館閣書目稱璣字元恪吳郡人據陸氏釋
文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
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孔疏呂記多引之

毛詩正義四十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太尉長孫無忌諸
儒刊定國朝端拱初國子司業孔維等奉詔定正詩
學之家此最爲詳

鼂氏曰穎達據劉炫劉焯疏爲本刪其所煩而增
其所簡云自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
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其枝葉至穎達始著義疏
混南北之異雖未必盡得聖人之意而刑名度數
亦已詳矣自茲以後大而郊社宗廟細而冠婚喪
祭其儀法莫不本此元豐以來廢而不行甚無謂
也

詩譜一卷

兩朝國史志歐陽修於絳州得注本卷首殘闕因補
成進之而不知注者爲太叔求也

歐陽公自序曰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
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
蓋詩述商周自生民元鳥上陳稷契下迄一作陳
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
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
惡方言訓故一作盛衰治亂美刺之方無所不載
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
不敢輕易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一作恨
不得盡見三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
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辨而欲斷其

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
傳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
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歷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
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闕自周
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
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
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第莫詳其義惟封國
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
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
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幽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

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
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
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此鄭氏
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
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於毛
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
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
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
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
好爲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

七一本注云譜序自周公致太平以上皆亡其文
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爲之註自
周公以下卽用舊注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一作
八百八十三
而鄭氏之譜復完一有
矣字

毛詩小疏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因孔疏爲本刪取要義輔

益經注云不著對人言凡論點斷外皆詩文

毛詩指說

崇文總目唐成伯璵撰畧序作詩大指及師承次序

毛詩斷章

崇文總目唐成伯璵撰大抵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

鈔取詩語彙而出之
石經毛詩二十卷

崇鼂氏曰偽蜀張紹文書與禮記同時刻石
毛詩解題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篇端總叙詩義次述章旨
蓋近儒爲之者歟

詩折衷二十卷

陳氏曰皇祐中莆田劉宇撰凡毛鄭異義折衷從
一蓋倣唐陳岳三傳折衷論之例凡一百六十八
篇

歐陽詩本義十六卷

蘇鼂氏曰歐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因之不改至
於質諸先聖則悖理考於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
之故所得比諸儒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嘗著書
以周易河圖洛書爲妖妄今又以生民元鳥之詩
爲怪說蘇子瞻曰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符卓然見
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元鳥生民之詩豈可謂
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流入讖緯而後之君子
亦矯枉過正舉從而廢之以爲王莽公孫述之流
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

受命之符亦過矣。大猷於茲，而禮樂三代之本。朱子語錄曰：歐公詩本義，煞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論，又有論云：何者為詩之本？何者為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之末不可不理會也。無妨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有，亦也。害事。然其陳氏曰：其書先為論以辨毛鄭之失，然後斷以毛見末二卷為一義解，取舍義時世本末，立論幽魯序三問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於卷末，是也。新經詩義三十卷，蘇子由撰。其書因之，不也。至鼂氏曰：熙寧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

說毛詩先命王雱訓其辭，復命安石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云。

蘇子由詩解三十卷，蘇氏十餘人撰。其書因之，不也。至鼂氏曰：其說以毛詩序為衛宏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二言，餘皆刪去。按司馬遷曰：周道缺而關雎作，揚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與今毛詩序之意絕不同，則知序非孔子之舊明矣。雖然，若去序不觀，則詩之辭有溟滓而不可知者，不得不存其首之一言也。

伊川詩說三卷

乾隆十二年校刊

經籍六

毛詩辨疑一卷

毛詩辨疑一卷

鼂氏曰楊時中立撰一卷之類其與戰而不可

陳氏詩解二十卷

鼂氏曰陳少南撰凡二十卷

詩學名物解三十卷

陳氏曰蔡卞元度撰卞王介甫婿故多用字說其

蘆干目自釋天至釋雜凡十類大畧如爾雅而瑣碎穿

鑿於經無補也

詩物性門類八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多取說文今考之蓋陸農師所

作埤雅彙也詳見埤雅

廣川詩考四十卷

中興藝文志董道撰道謂班固言魯詩最近今徒於

手他書時得之齊詩所存不全或疑後人託為然章句

間有自立處此不可易者韓詩雖亡闕外傳及章句

猶存毛詩訓故為備以最後出故獨傳乃据毛氏以

考正於三家且論詩序決非子夏所作建炎中道載

是書而南其志公學博不可以人廢也

陳氏曰道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齊詩尚存可

據按迥藏書志有齊詩六卷今館閣無之迥自言
隋唐亦已亡久矣不知今所傳何所從來或疑後
世依託爲之然則安得便以爲齊詩尚存也然其
所援引諸家文義與毛氏異者亦足以廣見聞續
微絕云云此不可不問也
毛詩補音十卷齊詩補音不全迥疑對人語然章句
陳氏曰吳棫撰其說以爲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
爲釐慶之爲羌馬之爲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
陸德明始定爲釋文燕燕以南韻心沈重讀南作
尼心切德明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揚之水以

沃韻樂徐邈讀沃鬱縛切德明亦所不載顏氏糺
謬正俗以傅毅郊祀賦穰有而成切張衡東京賦
激有吉躍切今之所作大畧倣此其援據精博信
而有證朱晦翁注楚辭亦用棫例皆叶其韻棫又
有韻補一書不專爲詩作也要之古人韻緩之說
最爲確論不必一一改字詳見韻補

朱子語錄曰吳才老補韻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
某煞尋得當時不會記今皆忘之矣如外禦其務
叶烝也無戎才老無尋處却云務字古人讀倣蒙
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叶音汝也如

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亦是叶音汝也下民有嚴叶不敢迨遑才老欲音嚴爲莊云避漢諱却無道理其後讀楚天問見一嚴字乃押從莊字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天問才老豈不讀往往無甚意義只恁地打過去也 或問吳氏叶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來刪去姑存此耳然猶有未盡 夾漈詩傳辯妄共二十六卷 自序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後而學者篤信康成故

此詩專行三家遂廢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隋唐之世猶有韓詩可據迨五代之後韓詩亦亡致今學者只馮毛氏且以序爲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感今作詩辯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 陳氏曰辯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削去之而以己意爲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家而其師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 按夾漈專詆詩序晦庵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

辭則獄有偏聽之惑者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爲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他書中間見一二而真偽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得之風聞道聽以爲其說如此者也今捨毛詩而求證於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爲不可信乃採之於傍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誤哉

李樛毛詩詳解三十六卷

陳氏曰博取諸家之說訓釋名物文意未用己意爲論以斷之樛闢之名儒於林少穎爲外兄林李出也

詩風雅頌四卷序一卷

陳氏曰晦庵所錄以爲序出後不當引冠篇首故別錄爲一卷

晦庵詩集傳詩序辨說共二十一卷

陳氏曰以大小序自爲一編而辨其是非其序呂氏讀詩記自謂少年淺陋之說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今江西所刻晚年本得於南

康胡泳伯量校之建安本更定幾什一云

呂氏讀詩記三十二卷

陳氏曰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
剪裁貫穿如出一手已意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
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者也然自公劉以後編
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

岷隱續讀詩記三卷

陳氏曰戴溪撰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呂氏於字
訓章已悉而篇意未貫故以續記為名其實自述
已意亦多不用小序

黃度文叔詩序三十卷

永心葉氏序曰公於詩尊敘倫紀致思遠敬篤信
古文旁錄衆善博厚慘怛而無迂重之累緝緒悠
久而有新美之益然則性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
王景復明公其有志於是歟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詩
集傳之善者亦數家大抵欲收拾羣義酌其中平
以存世教矣未知性情何如耳今公之書既將並
行讀者誠思其教存其性教明性明而詩復則庶
幾得之

項安世毛詩前說

一卷

既定陳氏曰考定風雅篇次而爲之說其曰前說者未
年之論有少不同故也

陳鵬飛詩解二十卷於其詩解則其詩而詩於其詩而詩
陳氏曰不解殷魯五頌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可

廢詩之詩音亦其來大其於其詩而詩於其詩而詩

王景文詩總聞三卷於其詩總聞則其詩而詩於其詩而詩

陳氏曰自序云研精覃思於此幾三十年其書有

聞音謂音韻聞訓謂字義聞章謂分段聞句謂句

讀聞字謂字畫聞物謂鳥獸草木聞用謂凡器物

黃史聞跡謂凡在處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事謂

凡事實聞人謂凡人姓號共十聞每篇爲總聞又

有聞風聞雅聞頌等其說多出新意不循舊傳

白石詩傳二十卷

陳氏曰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撰所居白石岩因

以爲號

詩古音辨二卷

陳氏曰從政郎信安鄭犀撰

詩考五卷

浚儀王應麟撰自序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

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

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僅存外傳而魯齊詩
亡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爲宗未有參考三家
者獨朱公集傳闕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
則取匡衡栢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
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
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
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
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咀矣岐皆
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已
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

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
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罔羅遺軼傳以說
文爾雅諸書萃爲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
之意云爾讀集傳者或有考於斯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七十九章

陽...馬...端...臨...費...與...著...

經籍考七

禮

漢藝文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

為之制師古曰委曲防閑每事為制也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昭

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也臣瓚曰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師古禮經三百

謂冠婚吉凶蓋儀禮是也威儀三千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

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孟子時而不具至秦火壞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時后蒼最明

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

出於魯淹中蘇林曰里名也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

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

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瑜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

之說師古曰瑜與愈同愈勝也劉氏曰孔氏學七

十篇即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學七十當作學十

七五十六篇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賈文世其益至周曲為之其事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

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

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

文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唯古

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

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為曲臺記蒼授梁人戴

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

三家並立後漢唯曹元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

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元傳小戴之學後以古

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其喪服一篇

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為注解今又別行而漢時有李

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

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

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

以行於世河南綏氏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元元作周官注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

篇而鄭元受業於融又爲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

漢志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

按三代之禮其流傳於漢世周官儀禮戴記三書而已藝文志所述皆三書也然其末則以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封禪議對十九篇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議奏三十八篇繼之而皆以爲禮家按封禪秦漢之事難厠其書於禮經之後今析入儀注門凡削四家一百一十五篇云

隋志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家通計亡書二百一十一部

二千一百八十六卷

唐志六十九家九十六部一千八百二十七卷失姓名七家元

行冲以下不注錄十六家一百九十五卷

宋三朝志四十部一千五十六卷內十一部入儀注門

宋兩朝志三部五十二卷內一部入儀注門

宋四朝志二十五部三百六十七卷內一部入儀注門

宋中興志六十四家九十一部一千二百六十五卷

儀禮注十七卷

韓文公讀儀禮余嘗苦儀禮難讀且又行於今者

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云然

文王周公之法制具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

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

取况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

於篇學者可觀焉惜吾不及其時揖讓進退於其

間嗚呼盛哉

鼂氏曰儀禮十七篇鄭氏注西漢諸儒得古文禮

凡五十六篇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為儀禮喪服

傳一卷子夏所為其說曰周禮為本聖人體之儀

禮為末聖人履之為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

禮以吉凶賓軍嘉爲次爲末則輕者在在前故儀先
冠婚後喪祭視爲其類曰風斷爲本聖人豈之類
朱子語錄知看儀禮有緒甚善此書雖難讀然却
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
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 禮書如儀禮尚完
備如他書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
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
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
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甫補成 儀禮學
禮記下言語只是解他儀禮 儀禮不是古人預

作一書如此初間只是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
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緻處聖人見此意
思好故錄成書 今儀禮多是士禮如河間獻王
得古禮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書其中却有天
子諸侯禮所以班固言愈於推士禮以致天子諸
侯之禮是班固作漢書時其書尚在鄭康成亦及
見之今注疏中有引援處不知是甚時失了可惜
漢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暇講故先
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其說亦好温
公論景帝太子旣亡當時若立獻王爲嗣則漢之

禮樂制度必有可觀陳振叔亦儘得見其說儀禮云此乃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自有箇文字之入禮書故曰禮書其書尚五禮樂如衣冠儀禮疏五十卷公彥刪二疏爲此書國朝嘗詔邢昺是正之鼂氏曰唐賈公彥撰齊黃慶隋李孟哲各有疏義朱子語錄曰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聖人見此意先公儀禮注疏序曰余生五十八年未嘗讀儀禮

之書一日從敗篋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蓋古有明經學究專科如儀禮經注學者童而習之不待屑屑然登載本文而已熟其誦數矣王介甫新經既出土不讀書如余之於儀禮者皆是也然不敢付之茫昧幽冥將尋訪本書傳抄庶幾創通大義然余老矣懼其費日力而卒無所補也長兒跋曰家有監本儀禮經注可取而附益之以便觀覽意欣然命之整緝釐爲九帙手自點校并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高弟黃氏楊氏諸家續補之編分章析條

題要其上遂爲完書拊而歎曰茲所謂儀禮者歟
韓昌黎之言豈欺我哉其爲書也於奇辭奧旨中
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
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
冠昏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
禮而達之天子以爲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
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士大夫與下
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周公之
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
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小子識之

古禮十七卷

釋文一卷

釋誤三卷

陳氏曰永嘉張淳忠甫所校乾道中太守章貢曾
逮仲躬刻之首有目錄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
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本杭細本嚴本校定識其誤
而爲之序謂高堂生所傳士禮爾今此書兼有天
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所傳其篇數偶同自
陸德明賈公彥皆云然不知何所據也

朱子曰張淳云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爲
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
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

不深考於劉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邪

朱子語錄曰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爲一書以識其誤號爲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張忠甫所校儀禮甚子細然却於目錄中冠禮元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爲最勝又謂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

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古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其集傳集注十四卷

陳氏曰朱熹撰以古十七篇爲主而取大小戴及他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已成書闕書數一篇其十四卷草定未刪改曰集傳集注云者蓋此書初名也其子在刻之南康一切仍其舊云

中興藝文志熹書爲家禮三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儀禮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熹晚歲所親定惟書數一篇缺而未

補其曰儀禮集傳集注者卽此書舊名凡十四卷爲
王朝禮而卜筮篇亦闕熹所草定未及刪改書中
中朱子語錄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
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書附
益於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
而附禮記於其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
得三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
類相從若疏中有說制度處亦當采取以益之
古禮書異時必有兩本其據周禮分經傳不多取國
語雜書迂僻蔓衍之說者吾書也其黜周禮使事

無統紀合經傳使書無間別多取國語雜記之書
使傳者疑而習者蔽非吾書也 答應仁仲書曰
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
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
定此本盡去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 皇天
先公曰愚按記不隨經注疏各爲一書讀者不能
遽曉此猶古易之彖象文言繫辭各自爲書鄭康
成所以欲省學者兩讀而爲今易也文公於禮書
之離者合之於易書之合者離之是亦學者所當

古禮經傳續通解二十九卷

陳氏曰外府丞長樂黃榦直卿撰榦晦庵之壻號
勉齋始晦庵著禮書喪祭二禮未及論次以屬榦
續成之

朱子語錄賀孫因問祭禮附祭儀如說孝許多如
何來得曰便是祭禮難附兼祭儀前所說多是天
子禮若儀禮所存唯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諸
侯大夫禮兼又只是有饋食若天子祭便合有初
間祭腥等事如所謂建設朝事燔燎膾蕭若附儀
禮此等皆無入頭處意問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

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如疏中有說天子皆
編出因云某已衰老其間合要理會文字皆起得
箇頭在及見其成與不見其成皆未可知萬一不
及見此書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理得成此書所
係甚大古禮於今實是難行當祭之時獻神處少
只說酌奠卒祝迎尸以後都是人自食了主人獻
尸尸又酢主人酢主婦酢祝及佐食宰贊衆賓等
交相勸酬甚繁且久所以季氏之祭至於繼之以
燭竊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過令人
蘇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簡而

易行耳溫公儀人所憚行者只爲閑辭多長篇浩
翰令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某嘗修祭儀只就
中間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
亡之矣

信齋楊氏序曰昔文公朱先生既修家鄉邦國王
朝禮以喪祭二禮屬勉齋黃先生編之先生伏膺
遺訓取向來喪禮藁本精專修改書成凡十有五
卷復伏讀曰大哉書乎秦漢而下未有也近世以
來儒生習誦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士大夫好
古者知有唐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今因

其篇目之僅存者爲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
白而易考後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棄經而
任傳遺本而宗末王侯大夫之禮關於綱常者爲
尤重儀禮既闕其書後世以來處此大變者咸幽
冥而莫知其原取具臨時沿襲鄙陋不經特甚可
爲慨嘆今因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禮禮記諸書
以補其闕而王侯大夫之禮莫不粲然可考於是
喪禮之本末經緯莫不悉備既而又念喪禮條目
散濶欲撰儀禮喪服圖式一卷以提其要而附古
今沿革於其後草具甫就而先生沒矣嗚呼此千

載之遺憾也先生所脩祭禮本經則特牲少牢有
司徹大戴禮則釁廟以上四卷未分章句入注疏所補者則自
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國遷
都巡狩師田行役祈禳及祭服祭器事序始終其
綱目尤爲詳備先生嘗爲復言祭禮用力甚久規
模已定每取其書繙閱而推明之間一二條方欲
加意修定而未遂也嗚呼禮莫重於喪祭文公以
二書屬之先生其責任至不輕也先生於二書也
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諸儒異同之論培擊後
世蠹壞人心之邪說以示天下後世其正人心扶

世教之功至遠也而喪服圖式祭禮遺藁尚有未
及訂定之遺恨後之君子有能繼先生之志者出
而成之是先生之所望也抑復又聞之先生曰始
余創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先師喜謂余曰君
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
王朝禮其悉用此規模更定之嗚呼是又文公拳
拳之意先生欲任斯責而卒不果也豈不痛哉同
門之士以復預聞次輯之略不可以無言也復因
敬識其始末以告來者喪禮一十五卷前以繕寫
喪服圖式今別爲一卷附於正卷帙之外以俟君

子亦先生平日之志云
又曰嘉定己卯喪禮始克成編以次將修祭禮卽
以其書稿本授復曰子其讀之蓋欲復通知此書
本末有助纂輯也復受書而退啓緘伏讀皆古今
天下大典禮其關係甚重其條目甚詳其經傳異
同註疏抵牾上下數千百載間是非淆亂紛錯甚
衆自此朝披夕閱不敢釋卷時在勉齋左右隨事
咨問抄識以待先生筆削不幸先生卽世遂成于
古之遺憾日邁月征今十餘年南康學宮舊有家
鄉邦國王朝禮及張侯處續刊喪禮又取祭禮稿

本併刊而存之以待後之學者故四方朋友皆有
祭禮稿本未有取其書而修定之者顧復何人敢
任其責伏自惟念齒髮浸衰曩日幸有所聞不可
不及時傳述竊不自揆遂据稿本參以所聞稍加
更定以續成其書凡十四卷云

集釋古禮十七卷 釋宮一卷 綱目一卷

陳氏曰廬陵李如圭寶之撰紹興癸丑進士嘗爲
福建撫幹釋宮者經所載堂室門庭今人所不曉
者一一釋之

中興藝文志儀禮旣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有是

書乾道間有張淳始訂其訛爲儀禮識誤淳熙中李如圭爲集釋出入經傳又爲綱目以別章句之指爲釋宮以論宮室之制朱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於禮者凡曰禮記卷之制朱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於周禮十二卷十卷 禮記一卷 禮目一卷

鼂氏曰鄭元注漢武帝時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一篇乃募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至孝成時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序列著於錄略爲羣儒排棄歆獨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跡永平時杜子春初能通其讀鄭衆鄭興亦

嘗傳受康成皆引之以參釋異同云 繪禮衆賈 陳氏曰按藝文志曰周官經六篇本注云王莽時歆置博士顏師古曰御冷之周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足之愚嘗疑周禮六典與書周官不同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三官各有攸司蓋自唐虞九官禹契所職則已然矣今地官於教事殊畧而田野井牧鄉遂稼穡之事始皆司空職耳周官初無邦事之名今所謂事典者未知定爲何事書闕在而以考工記足之天下之事止於百王而已邪先儒固有疑

於是書者若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
不經之書作十論也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
國陰謀之書甚者或謂劉歆附益以在王莽者也
惟鄭康成博覽以爲周禮致太平之迹故其學遂
行於世愚按此書多古文奇字各物度數可考亦
誣其爲先秦古書似無可疑愚所疑者邦土邦事
灼然不同其地繁碎駁雜與夫劉歆王安石再
用之而亂天而猶未論也元之學出於扶風馮融
而參取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說子春河南緜
氏人生漢末至永平初尚在年九十餘鄭衆賈逵

皆受業焉大夫者河南鄭興少贛也司農者鄭衆
仲師興之子也融字季長千里取書歸以授衆
朱子語錄曰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
在裏許但未敢令學者看此非是不可學亦非是
不當學只爲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
底學周禮却自後一截事而今把來說看還有一
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周禮規模皆是周公
做但其言語是他人做如今時宰相提舉勅令豈
是宰相一一下筆有不是處周公須與改至小可
處或未及改或是周公晚年作此書某所疑者但

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後世皆以周禮
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
人做不得
穎濱蘇氏曰言周公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
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
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
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
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
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
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十里之方地

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
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攻
列爵惟五分土爲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
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
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
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
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
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爲之說曰商野三等武
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
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

而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
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必
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徒者十有六
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
爲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
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
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
圻矣故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
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爲小然孔子猶曰安見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

國之強家猶有不及五十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
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謂一縣
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
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爲井田鄉遂爲溝洫
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
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土至
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
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
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
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爲也楚蔣掩爲

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爲井者井
之原阜堤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杜預以町皆
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
公邑必爲井田而鄉遂必爲溝洫此周禮之不可
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
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
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
儒之所以亂天下也而百里限不百里周斷之不
五峯胡氏曰謹按孔子定書周官六卿冢宰掌邦
治統百官均四海者也今以劉歆所成周禮考之

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夫太宰統五官之典以爲治
者也豈於五官之外更有治典哉則掌建六典歆
之妄也太宰之屬六十小宰也司會也司書也職
內也職歲也職幣也是六官之所掌辭繁而事複
類皆期會簿書之末俗吏掎克之所爲而非贊冢
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治者也古之君國子民
者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故百乘之家不畜聚斂
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今天官有宰夫
者考郡都鄙縣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
物辟名者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夫君相

守恭儉不尚末作使民務本此足用長財之要也
百官有司謹守其職豈敢踰越制度自以足用長
財爲事若劉歆之說是使百官有司不守三尺上
下交征利椎剝其民以危亡其國之道非周公致
太平之典也古之王者守禮寡欲由義而行無所
忌諱不畏災患今天官甸師乃曰喪事代王受眚
災此楚昭宋景之所不爲者也而謂周公立以爲
訓開後王忌諱之端乎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
於庫門之外所以別內外嚴貴賤也今宮正乃比
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又曰去其奇袤之民則

是嬪妃宮吏衆庶雜處簾陛不嚴而內外亂矣宮
伯掌王宮之士庶子鄭元以爲諸吏之適庶宿衛
王宮者也天子深居九重面朝後市謹之以門衛
嚴之以城郭溝池環之以鄉遂縣都藩之以侯甸
男邦采衛守之以夷蠻戎狄周匝四垂中天下而
立定四海之民今周公乃於宮中置諸吏又以其
士庶子衛王宮何示人不廣而自削弱如此也王
后之職恭儉不妬忌帥夫人嬪婦以承天子奉宗
廟而已矣今內宰凡建國左右立市豈后之職也
哉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

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閭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說者以爲三官奄者墨者也婦人無外事以貞潔爲行若外通諸侯內交羣下則將安用君矣夫人臣尚無境外之交曾謂后而可乎古者不使刑人守門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士遇諸塗弗與之言周公作立政戒成王以卹左右綴衣虎賁欲其皆得俊乂之人今反以隱宮刑餘近日月之側開亂亡之端乎寺人內豎賤人非所貴也內祝掌宮中禱祠禳禱之事夫祭祀之禮天子公卿諸侯大夫士行之於外后妃夫人嬪婦供祭服籩豆

於內凡天地宗廟山川百神祀有典常又安用此么麼禱祠禳禱於宮中此殆漢世女巫執左道入宮中乘妃姬爭妬與爲厭勝之事耳劉歆乃以爲太宰之屬置於王宮其誣周公也甚矣冢宰常以天下自任故王者內嬖嬪婦敵於后外寵庶孽齊於嫡宴遊無度衣服無章賜與無節法度之廢將自此始雖在內庭爲冢宰者真當任其責也若九嬪之婦法世婦之宮具女御之功事女史之內政典婦之女功乃后夫人之職也王安石以爲統於冢宰則王所以治內可謂至公而盡正矣夫順理

而無阿私之謂公由理而無邪曲之謂正修身以齊家此王者治國平天下之定理所自盡心者也苟身不能齊家而以付之冢宰爲王也悖理莫甚焉又可謂之公正乎噫安石真姦人哉四方貢職各有定制王者爲天下主財奉禮義以養天下無非王者之財也不可以有公私之異今大府乃有貳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罔者乎王府乃有王之金玉良貨賄之藏不幾有如漢桓靈置私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不幾

有如李唐之君受四方羨餘之輕侮者乎王裘服宜夫人嬪婦之任也今既有司裘又有縫人屨人等九官則皆掌衣服者也膳夫酒正之職固不可廢又有膳人鹽人等十有六官則皆掌飲食者也醫師之職固不可廢又有獸醫等五官皆醫事也帷幕次舍之事固不可廢而阜隸之所作也亦置五官焉凡此旣不應冗濫如是且皆執技以事上役於人者也而以爲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屬何也漢興經五伯七雄聖道絕滅大亂之後陳平爲相尙不肯任廷尉內史之事周公承文武之

德相成王爲太師乃廣置宮闈猥褻衣服飲食技
藝之官以爲屬必不然矣其末則又有夏采之官
焉專掌王崩復土者也嗚呼安得是不祥之人哉
禮官臨大變一時行之可矣乃預置官以俟王崩
而行其職何不祥之甚也太宰之屬六十有二考
之未有一官完善者則五卿之屬可知矣而可謂
之經與易詩書春秋配乎六官與書禮樂射食貨也
按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
特不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愚嘗論
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

官毋足怪者有如闔閭卜祝各設命官衣膳泉貨
俱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
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爲
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
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濶略爲便而以周禮之法
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
之青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
疑其爲歆莽之僞書而不可行或以爲無關雉麟
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爲未然蓋周禮者三代
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

夫亦能行之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
之執愎不可行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
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
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
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
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
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
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
食指之衆寡而爲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如上地
家七人
之類是也貨財則盈而斂之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

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
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卿大夫州長
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
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考其德藝糾其過
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
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芟舍大閱之法以旗
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
下蓋弊弊焉察察焉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
擾而不見其爲法之弊者蓋以私土子人痛痒常
相關脉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

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世撫其民則自不容不視
爲一體既爲一體則姦弊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
守矣自封建變而爲郡縣爲人君者宰制六合穹
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諉之百官有司郡
守縣令爲守令者率三歲而終更雖有龔黃之慈
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
月方能諳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朞月之後其
善政方可紀纔再朞而已及瓜矣其有疲悞貪鄙
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
發政施令不過授成於吏手既授成於吏手而欲

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政擾而民必
病教養之恩惠未孚而追呼之苛嬈已極矣是以
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夫以周禮一書觀之成
周之制未嘗簡也自主土不分胙官不世守爲吏者
不過年除歲遷多爲便文自營之計於是國家之
法制率以簡易爲便慎無擾獄市之說治道去太
甚之說遂爲經國庇民之遠猷所以臨乎其民者
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養斯可矣未
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毋失其教斯可矣蓋壤
土旣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

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
靖猶或庶幾稍涉繁夥則不勝其瀆亂矣昔子產
聽鄭國之政其所施爲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此俱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
輿人誦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誦之曰
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按鄭國土地褊小其在後世
則一郡耳夫以子產之賢智而當一郡守之任其
精神必足以周知情僞其念慮必足以洞究得失
決不至如後世承流宣化者之以苟且從事也而
周制在當時亦未至盡隳但未能悉復先王之舊

耳然稍欲更張則亦未能遽當於人心必俟磨以
歲月然後昔之謗譏者轉而爲謳歌耳况賢不及
子產所蒞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
久廢而其遺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必
欲行之乎王介甫是也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爲青
苗諉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
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許抑配然其間願請
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
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
均之隣保蘇少公之言曰出納之際吏緣爲姦法

不能禁錢於民乎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受責如此則鞭笞必用而州縣多事矣是皆言官與民賒貸之非便也蓋常平者糴糶之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糴糶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爲簡便賒貸之法捐錢以予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濟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爲繁擾然糴糶之說始於魏文侯常平之法始於漢宣帝臣代之時未嘗有此而賒貸之法則周官泉府明言之豈周公經制顧不爲其簡易者而欲爲其

繁擾者乎謂周禮爲不可信之書則左氏傳言鄭饑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鐘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之時官之於民固有賒貸之事也雖當時未嘗取二分之息如青苗之爲然熙寧諸賢所言非病其取息之多也蓋以爲貧者願貸貸無之而不能償則虧官富者不願貸抑配予之而并令保任貧者代償所逋則損民兩無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聽從民便之

爲簡易兩得也然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謂之善政以爲美談未嘗見其有熙豐之弊何也蓋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干進徇時之徒也然非鄭宋齊之大夫盡賢而介甫之黨盡不肖也蓋累世之私土子人者與民情常親親則利病可以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承流宣化者與民情常疎疎則情僞不能洞究故法雖簡而猶懼其病民也以青苗

賒貸一事觀之則知周禮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適變者而後可以語通經學古之說也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八十一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八十一



